

小说连载 女士司
康巴

◎牟子

“你不信,我们就慢慢走着瞧吧。”

雍错不再理搭万连副,吃了一阵饭,雍错越想越觉得万连副的话有点不对劲,想起今天他们硬要把自己与女士司分开,这事过去从来也没有过,就问:“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?”

万连副说:“没意思,随便说说。”

雍错站了起来指着万连副说:“万连副,我告诉你,你今天要是有什么哄着我的地方,以后你就别想挨我的身子。”

万连副看着雍错那认真的样子,脸上十分难堪,雍错更加怀疑起来,圆睁着眼暗说:“你是说还是不说?”

“好,我说。不过今天的事我们谁也帮不了女士司。”他把嘴凑到雍错耳边说:“今天旅长下决心要作成杨团长与女士司的婚事。”

“这怎么行,我们土司是不会答应的。”

“今天的事,女士司不答应也得答应,答应也得答应,这是旅长决定的。”万连副说。

“不行,我要去看看土司。”雍错说着丢下筷子就往外走,万连副一把拉住她说:“到处都是岗哨,你是走不了的。”

雍错猛然挣脱万连副的手,一趟跑出门,刚到院坝中就被两个卫兵挡住,雍错说:“我要去见女士司。”

卫兵皱眉怒目说:“不行,女士司正参加重要会议,没有旅长的命令谁也不能见女士司。”

“为什么不可以见女士司,我是她的贴身丫头,我要去见她。”雍错说。

“不行,今天重要军事会议,旅长命令,就是连长营长也不能去打搅,开完会我们会让你去见女士司的。”卫兵说。

“我要去见土司!”雍错强行要往门外闯。

卫兵推搡着雍错说:“你要再闹马上把你绑起来。”

这时万连副走到卫兵面前说:“不许对女士司家的人无礼!”

两个卫兵住了手,万连副上前拉着雍错走进了自己的卧室,关上门回身对雍错说:“你别这样,你知道这军营里有多少兵吗?这里住着几百人,你就是插上翅膀也别想飞走,还是好好的在这儿坐一会儿吧,最多两个小时就有结果了。”雍错指着万连副的鼻子说:“万连副,你真是一个魔鬼,你连我也要骗,你在热水塘边是怎么样对我发誓赌咒的,你这样骗我,真要不得好死,从此以后我们一刀两断。”

万连副急了说:“我没有骗你,我不是把什么都告诉你了吗?”

“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,昨天为什么不告诉我?”

“你就饶了我吧,我的姑奶奶,我也是吃过早饭才接到命令,这是军事行动,谁也不会预先知道的。”

“我就不信你会不知道,一定是你也在里边使坏!不管那么多,我们算是没有关系了。”

万连副扑哧一声跪了下去说:“我万连副向老天下跪,向菩萨发誓,要是有一句假话,让飞子打死。”

雍错看着万连副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说:“算了算了,起来吧,我再也不想听你发誓,这个样子象一只掉到河里的小狗,还说什么英雄?”

万连副却跪在地下不起来说:“你要不相信我,我就不起来。”

看着万连副的一片真心,雍错十分动情:“你起来吧,菩萨会知道,我饶了你这一次。”

万连副站了起来,雍错看着他鼻子一酸,一下扑在万连副怀里呜呜哭了起来,这时交织在她心中的是两种感情,一是哭土司的境遇,自己不能帮助土司。二是动了真情,她与万连副也是不止一次了,她是一次比一次的感受万连副对自己确是一片真心,她欣慰,流下的是一汪真情的泪水,在心里下定决心这一辈子就是认定万连副了。

世界之大,无奇不有,要论万连副这样的兵油子多的是,三十来岁的光棍,身边没有正式的老婆,可女人却没有断过,花街柳巷就不必说了,所到之处必然沾花惹草,这种人在一起谈到女人都吹嘘自己有一个排或者一个连,自称是排长连长,女人对他们说来比衣服还换得勤。

(未完待续)

| 草 | 木 | 时 | 光 |

马鞭草

◎杜明权

四五月间,山野随处都能看到马鞭草的身影。因为野地路边,马鞭草多如牛毛,所以它们显得极其普通。马鞭草的花茎长得很像一条麻花状的鞭子,它的很多别名大多也离不开一个“鞭”字:马鞭梢、铁马鞭、白马鞭、疔马鞭……似乎能让人联想到草原上骑着骏马、挥舞长鞭、奔驰不息的雄姿,这些名字充盈着一种英姿飒爽,豪爽大气的感觉。

还因为它们长着穗状花序,细长的,与龙芽草的花穗相似,加之开紫色的小花,所以被人们又称为“紫顶龙芽草”。至于有的地方还叫什么“燕尾草”、“凤须草”、“蜻蜓草”、“野荆芥”诸类不着边际的名字,我就难以探究出其中的所以然了。人们真是具有多方面的耐心与闲心,对一种像马鞭草这样不起眼的植物,仅一个名字的简单称谓,就玩出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花样来。

五月底,马鞭草挥舞它那缀满花朵、修长美丽的鞭子,在风吹草低中显得悠闲自若,实在让人联想到扬鞭奋蹄的场景。

春天喧嚣烂漫一时的许多草本植物,是难以走进秋天的,它们来去匆忙,显得有些性急,花开花已谢,至仲夏之时,就很难看见它们的身影了。这不是一种悲哀,而是植物自身的使命使然。为生活,为了心中的信念,可怜的植物们总是拼尽了全力。一年之中,一些草本植物,生长一茬之后,紧接着还需要再生长一茬,马不停蹄,这才算完成一年中代代相续的使命。在四季飞速地轮转之中,有的是一年生,比如小蓬草、窃衣,有的一年两生,比如蒲公英、酢浆草,有的多年生,比如马兰、白茅,它们都忙碌得很,定时生根发芽、长叶生茎、开花结实,默默地撒播种籽,再安安静静地进入冬眠,再次等待春天的来临,它们无暇顾及其它,更没有时间去招惹是非。植物们严格遵照时间的旨意办事,丝毫不愿马虎。而马鞭草在季节的轮回里,一路挥舞马鞭,奋力奔跑,全然能够进入秋天宏伟庄严的圣殿,秋冬之际,再次开花结籽。

背上行囊,牵上小狗蚂蚱,我向着森林纵深处进发,沿途,初夏众多的草木向着秋天的方向前行。有时,还会看见野兔的身影从山梁上的庄稼地一闪而过,瞬间隐没进丛林深处,像一道褐色的闪电划过我的视野,给人平添了一场惊喜,这说明森林中的那些我看得见与难以看见踪迹的子民尚且安好。山中,一些树木因去年少雨高温气候的霸凌,现在干渴而死,有的已尽享天年,今春不再发芽。我不必感伤,倒下的树木旁,总会有新生的众多草木生长。此间正逢阳历六月中旬,端午节正在靠近,一丛丛艾草、蒿草已然成熟,山中黑桃大的野毛桃红了脸颊,我采摘了半口袋,拿一个,在衣服上拭去表皮的细毛,咬开,桃肉血红,脆嫩,汁液甘甜,本味十足。

进入五、六月的森林,如果你没有携带干粮和水,也不会挨饥受渴,森林一定会带领着它的子民,箪食壶浆,处处捧出成熟的鲜果欢迎你。此间,草莓早已打起了红红紫紫的小灯笼,闪闪亮亮,让你的肠胃找到食物丰盈的方向,任由你伸手采摘。即使是草木萧条的冬季,也有火棘、野地瓜、翻白草等果实等着你品尝。当然,我不是依靠采摘山珍生活的人,只是品咂一下山鲜而已。可惜家养的小狗蚂蚱不愿意吃这些食物,它可能品尝不惯大野里的美味佳肴,对于水果,平时它只是单纯地吃一点儿苹果、柑橘之类。

而马鞭草的果实很小,一粒只有芝麻种籽的五分之一大小,很多才能汇聚成一小撮,入口问题谁也没有去探寻过,其种籽不是人类选择的食物对

象。俗话说:芝麻开花节节高,其实,马鞭草、龙芽草的开花状况也是节节高,人们可以这样说:“马鞭草开花节节高”,语言嘛,本来就是约定俗成的,只不过芝麻开花是马鞭草、龙芽草开花的放大版而已,三者开花的情态简直就是一模一样。

马鞭草的长相与龙芽草相似,都是直立型的草本植物,植株高度均在二三十厘米,叶片对生,全株披毛,但马鞭草为马鞭科马鞭属,龙芽草为蔷薇科龙芽属,只要仔细观察认真辨识,就会发现两者的差别还是蛮大的。马鞭草开花结籽的时候,龙芽草才正在努力地长苗,离开花的时间还很有一段时日。龙芽草茎叶壮硕,而马鞭草身段苗条,其叶片为绿褐色,深裂,显得破碎不堪,边缘有锯齿;挺直的茎秆与三花四棱草差不多,方柱形,不同的是马鞭草的四面均有一条沟壑,纵贯整个茎秆,横截面中空抑或有髓,多分枝。在进化的过程中,马鞭草模仿了很多植物的优点,长得似乎有点儿“四不像”。马鞭草的外貌很一般,却充满野性,土味十足,很难有人请进花园中侍养。它的花如龙芽草的花一般大小,花色呈现淡紫,像紫花地丁、紫色的喇叭花一样,默默地彰显着高贵、威严、优雅、浪漫、神秘的气息。其种籽外壳没有生长短硬毛,这与婆婆针、龙芽草、窃衣不同,不属于我所谓的“惹子”抑或“粘粘草”那一类植物。

荒草漫道,穿行于草木间,即使六、七月的火热炎炎,也多有清风拂面的时候,路边一簇簇开花的马鞭草,随风摇摆,让人感觉到它们好像挥动着细长的鞭子,在欢快地舞蹈。

马鞭草耐旱能力比较强,在贫瘠的土地上其长势亦较良好。我想,只要有生存能力极强的野生植物存在,有它们作为人类前行的大背景和坚强后盾,即使其种籽微小,产量极低,但到一定时候,人类文明高度发达,演变、发展为太空人甚至宇宙人,人类总会有办法提取它们的基因因为人类的宇宙生存服务。那时,人类破译了大千植物的生命密码,熟练地掌握其利用光能生产物质的终极科学原理,找到它们生产物质的来龙去脉,进而增加粮食及药物的产量,增加生物物质的产量,一定会增强人类应对大自然、应对宇宙环境的能力。即便遇见难以预判的天灾人祸,抑或星际航行,抑或到恶劣的外星环境定居,抑或改造外星球的自然环境,人类面对一切,总会有办法,一切均可以工业化,在宇宙的任何一处,也定能照常地自由生活与前进。

两只白鹤一前一后,带着它的孩子,在高空中教习飞翔,领路的白鹤,边飞翔边呼唤敦促,它们逐渐消失在山那边的白云间。眼前许多蝴蝶翩翩起舞,黄荆子花开正盛,发出淡紫色的异香。野蜜蜂在乌柏花、黄荆子花上嗡嗡飞鸣,插田泡、草莓结出了红红紫紫的浆果,野枣展示出一树小花和众多的青果。不经意间,一条黑色长蛇离我竹杖只有三米开外的地方,黑色电光一般地窜入了草丛,令我冒出了冷汗。万物一派繁荣昌盛。缓步于旷野,满眼里见到这葳蕤的草木,我由衷地感到兴奋、快乐与舒畅,这些不会言语的低微生命,真正的,它们一直是我们永不能离开而又永远依靠的亲人。

